

川劇

15

情書檢
悲逢柴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爲了滿足廠礦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徵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幾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分輯出版。

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，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在老藝人的記憶裏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這裏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「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」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改革方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得的。

雖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當複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時是件創造性的工作。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，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還不是最後的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「川劇叢刊」的本子。

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，川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目 錄

情探（高腔）	（一）
書館悲逢（高腔）	（一一）
撿柴（彈戲）	（二九）

情 探 (高腔)

趙 熙原作

周慕蓮口述

人物：焦桂英——(小旦)簡稱「焦」

王 魁——(小生)簡稱「王」

鬼 卒——(雜)簡稱「鬼」

(王魁上)

王：(唱「月兒高」)更闌靜，夜色哀，明月如水浸樓台，(桂英率鬼卒繞場，下)透出了淒風一派！(詩)玉殿傳金榜，君恩賜狀頭，洞房今夜坐，心事却如秋！(白)下官王魁，自從招贅韓相府第，不覺一月有餘，女貌郎才，歡同魚水，但不知那海神廟送行的焦桂英是

何下落。唉！這本賬早已一筆勾消，焦桂英哪焦桂英，今生是我用的情，前生是你修的命。（風聲起）啊！垣牆外爲何陰風颯颯？

（焦桂英上）

焦：（唱）「水荷花」，鬼卒隨後，陰風颯颯，黑月如灰，相思血淚舊盈腮，到而今化爲孽海！

鬼：（介）前面黑氣罩天，卽是王魁寢室了。

焦：（唱）「園林好」，悲哀！你看他綠窗燈火照樓台，那還記淒風苦雨臥倒長街。

王：（唱）人生莫作虧心事，處處風聲是禍胎。

鬼：（唱）「占占子」，擊火如雷，立拉入陰陽界，索還命債。

焦：（唱）「園林好」，緩思裁，權相待，猶恐他從前恩愛依然在，好教奴千迴萬轉，觸目傷懷！

王：（唱）觀書眼不開，和夢赴陽台。（鬼下）

焦：（唱）且向紗窗扣玉釵。（靜聽，不見響動，進門）

王：（起床，手持燭，唱）睡定又還起，無風門自開。（巡行，隨手閉門，轉身見焦）今朝都到眼前來。（驚介）呀！你是誰？

焦：是我。

王：是你？你找誰？

焦：找狀元公道喜！

王：（驚懼，背唱）此事真奇怪！面龐兒恰是從前恩愛。（回身對焦唱）你是那何方何氏女裙釵，爲然何千山萬水得得來？

焦：（唱）分明是意中人，却變做眼中怪。狀元呵！你就忘却了焦家有女孩。

王：（唱）你是人是鬼，是禍是災？我朱門洞府未曾開，春色因何入得來？

焦：（唱）請君猜！我潛踪秘跡上春台，都只爲魚水舊和諧。

王：（背立籌思，唱）不該不該大不該，這個關兒怎下台？（沉思介：「有可。」責焦）你更深夜靜把門開，誰家風信吹裙帶，有何面目假作癡。

呆！

焦：（哭泣，唱）爲誰辛苦爲誰來，不想你平地將奴怪。

王：（悵然背立，唱）可憐她一寸相思一寸灰！

焦：（悲介）嗚呀！

王：（慰焦，唱）且免悲懷，且免悲懷！（急轉）千山萬水無音無信忽然來，同行婢媼知何在？則令人好生莫解！

焦：喔！狀元疑的這個，待奴先與狀元道喜，奴再細細的訴。

王：不必了。

焦：狀元公身體可好？

王：我問你路上的事，身體有何不好！

焦：但得郎君玉體安康，便是奴家萬幸了。

王：我問你路上的事，不用嘮叨！

焦：哎呀狀元公，如何又是嘮叨？曾記去年秋後，狀元公深夜攻書，奴在

一旁烹茶奉水。一剎時，西風颯颯，奴說郎君安寢了吧，及入羅帳，郎君脚冷如冰，是奴家偎脚而眠，終夜不暖！次日郎君得下寒疾，醫藥罔效！奴家許上一愿：「皇天啊菩薩！保佑郎君安好，願減奴六年之壽。」後來奴在海神廟求得藥籤，郎君病體就霍然而愈，狀元公記得不記得？

王：記得怎麼樣？

焦：記得就好啊！奴怕郎君玉體不安，無人侍奉，（取出藥方）特地送此藥方而來。

王：（背立洒淚介）往事如塵，說得我柔腸寸斷！（唱）不該不該大不該，王魁做事不成才。感得她千山萬水一人來，況且她花容玉貌依然在！徘徊！那韓丞相知道多妨礙，皇天鑒我懷，昧良心出於無奈！（回首對焦）藥方兒於我何哉？（擲藥方于地介）我不病了，縱病也有人伺候。

焦：伺候有人，更是奴家萬幸了。敢問狀元公，伺候又是何人？

王：你聽，本官蒙當今天子欽點一十七省頭名狀元，恩上加恩，龍上加龍，欽命入贅韓相府第，你要問伺候我這人，就是一品當朝韓宰相的堂堂小姐。

焦：賀喜了。敢問狀元公，萬歲是管衆人的婚姻，還是專管狀元宰相兩家的婚姻？

王：（背立介）哎呀厲害！聽她之言，莫非要告我停妻再娶？我且截她一截。（向焦）這萬歲爺專管狀元宰相……兩家的婚姻。

焦：更可喜了。既是如此，奴就要請見有福有命的狀元夫人，聽聽遵旨成婚後的教訓。

王：不必了。雪花紋銀二百兩，書信一封，早送到濟寧焦家莊，那就是成婚後的教訓。

焦：倒把狀元公費心了。但不知這教訓二字，從何說起喲！

王：（慚愧）你回去自然明白。

焦：我回去則甚？

王：你不回去又則甚啦？

焦：（泣介）自從別後啊！（唱）梨花落，杏花開，夢繞長安十二街，夜深和露立蒼苔，到曉來輾轉書齋外。紙兒、筆兒、墨兒、硯兒，件件般般都是郎君在，淚洒空齋，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見一書來。

王：（長嘆介）事如春夢了無痕，忍俊不禁了！

焦：（淚介）四月初旬，算來是京城放榜之期，奴家又到海神廟禱告，奴說海神呵！（唱）你生時忠義死時哀，到而今香烟萬代，我郎君落拓青衫一秀才，要保他文章合派，莫使他春愁如海，神靈兒鑒憐奴四禮八拜，果然是馬前呼道狀元來。

王：我那文章也是得意的，不盡關筆有神助！

焦：狀元公，也難得菩薩知己呀！

（王慚愧不語）

焦：那夜晚海神又來示夢，說郎君不但功名顯赫，並且啊！（唱）紅鸞星照玉台，連理枝頭花正開，怕只怕綠珠紅粉沉光彩！

（王驚聽）

焦：（唱）醒時倚枕費疑猜，莫不是魔夢生災怪，豈有海濤神，管我風流債！

王：（唱）一剎時碧紗窗外，蘆花風起夜潮來！（驚介）真有神啊？可怕人也！

焦：前事不說，到而今啊！（唱）迢迢千里犯塵埃，會向瑤台，總算是明月入君懷；縱不能雙鳳齊飛，也願化爲紅綬帶，又何忍拋下名花不肯栽。

王：（惆悵長嘆，接唱）但聽她嘸嘸驚聲實可哀，萬轉悲懷（重）！（轉念）猶恐事情有礙，日久成災，轉被旁人笑我呆。（介）你回去的

好。

焦：狀元公三思。當初困臥街心，彼此相逢，是何光景？繼後南坡送別，海誓山盟，又是何光景？

王：哦！你敢奚落下官？你本烟花弱質，我不念當初薄薄的恩情，今晚冒闖相府，早送你到枉死城中去了。

焦：狀元公也知當初恩情？奴正捨不得當初恩情，故爾婉轉求你！（唱）黃金屋不須開，可容奴偏房自在？

王：（唱）悲哀！到死春蠶縛不開，不管她是禍是災，且容她偏房自在。

（轉念介）哎呀！不好、不好、好不好不好……，這壓妻爲妾的風聲如何出去得？又道是：寧可我負人，不可人負我。（接唱）一任她千言萬語巧乖乖，我橫了心腸斷了胎，誰見得人間天網盡恢恢，凡百事莫貽後悔。（毅然對旦介）你去罷。

焦：事到如今，情知作妾也是無命。望狀元公開一線之恩，格外修好，容

我爲奴作婢，得免饑寒！（唱）可憐我娘兒母子誰依賴，況且奴千山萬水一人來，同行婢媼知何在！

王：事已至此，我不清你的來路，只要你的去路，速速去！

焦：（唱）再思裁，處處風聲是禍胎，凡百事莫貽後悔。

（鬼卒在外憤吼）

王：（唱）莫不是相府有人來，（鬼上）識破機關怎下台？（指焦介）你安心鬧我，再不走，我要你的命！

焦：（厲色介）我有幾條命你要啣！

王：死不要臉！（以手打桂英，桂英趁勢將他捉住。鬼卒迎上，套住王魁頸項，揪下。桂英出門，急步下。）

註：字旁有「。」的是幫腔。

書館悲逢（高腔）

——「琵琶記」之一折

袁玉玢口述
姜尚峯

人物：蔡伯喈——（小生）簡稱「蔡」

趙五娘——（青衣）簡稱「趙」

牛小姐——（花旦）簡稱「牛」

院子——（雜）簡稱「院」

（蔡伯喈上）

蔡：（唱「解三酲」）（悲頭）嘆雙親把兒空懸望，你孩兒曾讀盡五車文章。

我想那不會讀書的兒郎，侍奉雙親在高堂，想我會讀書的兒郎，不能把雙親來奉養。我想花前飲宴之時，我雙親言道：伯喈孩兒！父願兒

禹門三級浪，攀丹折桂玉爐香。慢道說伯喈爹娘，還有我兩月妻房趙五娘，站在雙親側旁，口稱道：伯喈兒夫！妻願夫黃卷青燈努力三場，早換來紫綬金章。我想昔日太史公司馬遷遊覽天下，打從白雲山下經過，見一個着白的婦人，只生得如白玉之白，白雪之白，唇紅齒白，甘願嫁與司馬，彼時太史公題詩一首云：好合無須提，難縮同心結；娶妻莫娶妾，糟糠永不別。前朝古人不忘糟糠，何況我伯喈一人！書中自有千鐘粟，別下雙親在高堂；書中自有黃金屋，別下前妻守空房。我也曾細思想再思量，這都是詩書誤我，我誤爹娘！（重）（詩）隆恩寵信封議郎，不准辭官轉故鄉。八旬老母倚門望，兩月妻房盼斷腸！（白）下官蔡邕字伯喈。陳留郡人氏。爹爹蔡從簡，母親秦氏，娶妻趙氏五娘。大比之年上京應考，得中頭名，官封議郎之職。前番與夫人商籌，欲轉回陳留郡，在書房聽夫人回音，不免去到書房會會夫人。（唸）一進書館把頭抬，但見古畫齊展開，孟宗哭竹今何在，郭

巨埋兒天賜財，此乃孝子之圖，我伯喈慢說效他，就是踩他芒影也很艱難。呀！但見這旁掛定一古畫，此乃是三月三鯉魚跳龍門。跳得過洋洋得意而去，跳不過頻頻搖首而歸。我伯喈倒效了洋洋得意而過，怎不做個頻頻搖首而歸？呀！此乃是一軸上畫。下人不知，掛在側旁，倘有官員至此，豈不嘲笑。待我把它移到中堂去。呀！中堂又被一畫佔定，畫不重掛，掛還原處。（暗想）呀！我觀這一軸畫，這兩個老人家，我伯喈好像在哪里會過來的？哦！好像與下官同船過渡來的！不是，不是！不是同船過渡。這兩個老人家，好像與下官同席飲過宴來的？咦！不是，不是！不是！這兩個老人家，好像是我們陳留郡的？在原郡地方，好像還家教過下官來的。不看不像，越看越像！好像我伯喈爹，蔡邕娘！二爹娘你也來了！（悲頭）（介）琴、薛二僮，惜、愛二春！（唱）我把這畫上的兩個老人家，叫了一声爹娘，倘若下人在此，我的臉面何存！觀看二老面帶黃，手執竹杖走忙忙。莫非饑寒遭病恙？

叫人無轉思量。（唱其二）沉吟暗想，暗想沉吟，暗想沉吟，自思量。既是我伯喈爹來蔡豈娘，怎不見行孝媳婦站在側旁！我的妻趙五娘，甚賢良，能會針黹奉姑嫜，二爹娘必不能穿這破損爛衣裳！嗟呀！二爹娘！非是兒貪戀榮華不歸，皆因朝出董……（介）琴、薛二僮，惜愛二春，（唱）嗟呀！董卓專權了，他有一愛兒名叫呂布，鎮守在虎牢三關，慢道說兒是人，縱是燕鳥也飛不過了，二爹娘呀！却怎麼二老形象到洛陽？（重）父在家鄉，兒在洛陽，兩下裏哪有一個人來往？我已知道了，明白了！莫不是長街上畫圖先生弄筆尖，錯畫形象？（重）

（院子上）

院：請用茶。

蔡：家院！把那軸畫圖呈來，我要觀看。觀看這兩個老人家畫得真真儼然。